



大多时候,广振会陪老人们静静地坐在那里。

文/片 本报记者 张刚

包粽子,过于复杂了

6月17日,端午小长假第二天。一大早,陆续从济南赶来的老年大学义工,来到位于济南市历城区仲官办事处的圣爱幸福家园,欢声笑语打破了这个老年公寓的寂静。义工队队长是60多岁的张展阿姨,她前几天已经买好了糯米、大枣、粽叶,在小长假第一天下午送了过来,泡了一夜,糯米和大枣都吸饱了水,软嫩适中。还有义工从山上挖来的野菜,义工队的爷爷奶奶们分成了两拨,一拨包粽子,一拨包水饺。

包粽子这个技术活对广振来说显然过于复杂了,义工手把手教他包了一个,但是到最后,广振捏着线头,不知该干什么,只是不停地放到鼻子下面闻闻。

包好的粽子很快堆了一大盆,分袋装起来冻冰箱里了,广振似乎明白了,啊啊地比划了一下,去帮着往塑料袋里装,拿起一个,放到鼻子下面闻一下,再投到塑料袋里。

“广振进步真快!鼓励一下自己!”

广振拍拍手。

“广振真棒!”

其实这只是一个刻板的制作,对广振来说比较困难,但是一旦学会,就会机械重复,再也不会忘记。

18岁被送进养老公寓

和绝大多数自闭症孩子的经历一样,1997年出生的广振,刚生下时和正常孩子没有任何区别,粉嫩而健康。但是到3岁了还不说话,可能感到孩子有问题,广振爸妈便带他四处求医,那时“自闭症”这个词儿大多数人还没听说过,而广振的自闭症症状的确也不明显,有家医院的医生甚至生气了,说你这孩子很正常啊,看什么病?是你家长有病还是孩子有病?

2010年13岁,广振被送到日照,在那里的一个机构呆了5年。按正常孩子的发育期,那时正应该是长个子的时候,但广振在外地并没得到多少照顾,一直“猴瘦猴瘦”的,大前年接回来送到老年公寓后,才慢慢恢复过来,开胃了。

把孩子送进养老公寓,“纯属意外。”广振妈妈说,经一个朋友介绍,当时就想,孩子这样,只好试试看吧,临时呆呆不行再接回来,结果一个月很好,广振也很喜欢那里,走的时候说妈妈拜拜,这说明他真喜

养老公寓里 年轻的养老者



在18位满脸皱纹、行动不便、或偏瘫或长年躺在床上、年龄都在80岁以上的老年人群中,21岁的广振,如墨黑发洁净脸庞,正青春勃发。可是很多时候,他和老人一样,低着头,沉默着,与他年龄极不相称的表情,或只有别人喊他才抬起头来迷茫地看看的下意识动作,表明他是一个孤独症——即自闭症患者。

欢在那里呆了。

学会了和老人相处

广振胖了。

在这家名叫圣爱幸福家园的老年公寓里住了两年多,他从一个“猴瘦猴瘦”的小孩子,成长为一个又高又壮的小伙子。

在这里他慢慢学会了大小便后自己冲水。

学会了自己系围裙,然后给老人端饭。

他学会了和老人相处,老人也习惯了他闷葫芦一样的存在。广振喜欢这里,老人也喜欢他。但大多数时间他只是沉默不语。

养老公寓的开办人是张广芳,一位50来岁的中年妇女。公寓里住了18位老人,大多是附近的农民。或因偏瘫,或因血栓后遗症,或小脑萎缩,总之大多不能自理。

来自仲官左而村的83岁的吴银泉老人,患有小脑萎缩。为了让他保持神志清醒,每天早饭后,张广芳让他叠餐巾纸,这时他便会带着广振一起叠,动作机械。叠纸是一项必修课,叠纸可以让老人静下来,也可以让广振静下来。



一日三餐,广振学会了给老人端饭。

吴银泉老人意识有些模糊,刚入住时总感觉这公寓是他家,要收房租。“这房子都是我的,租房子不给我钱吗?斗地主还要敲锣打鼓呢!”他一边叠纸一边说。

广振在他边上沉默不语。

“这个孩子你认识吗?喜欢他吗?”

“喜欢。”

这孩子真好,可惜了

孙京伦,今年80岁。他是老年公寓里唯一一位身体健康的老人,他在老年公寓外面找了大约半分地,种了辣椒、茄子、扁豆、丝瓜、油菜、木耳菜、地瓜,在夏天,公寓里的老人偶尔可以吃到他种的新鲜的蔬菜。

孙京伦老人坐在那里,一只手不停地拍着另一只手臂,紫铜色的手臂上青筋突出,还有老年斑。广振有时陪他坐在树荫下,双手不停地交叉来回搓,两个人的动作有时挺像,也挺一致。

孙京伦也很喜欢广振,说:“广振这孩子真好,可惜了!”

孙京伦来自烟台海阳,老家原先有七间屋,老伴儿去世后,儿子儿媳把他接到了济南。

依孩子们的意思,想让老人住在家里,但是老人坚决不去,说不能掺和孩子们的生活,“不便,不方便。”儿子忙于工作,儿媳却是真孝顺,便把他送到了这个老年公寓,他说,“生好儿不如娶个好儿媳,住这里多少钱?我不问,也不知道,都是儿媳拿钱,孩子的事不必要知道。”

儿媳每半月会来看他一次,端午小长假第一天就来了,留下一些好吃的。

“儿子儿媳孝顺,这就是命……像广振,这就是命,广振这样还算好的,要是生一个不能动的,你端屎端尿还得养活不是?”

妈妈生下健康的妹妹

广振妈妈和一群大龄自闭症孩子的家长,在四处奔走呼吁,想建立一个大龄自闭症儿童的托老机构,但是“太难了!”土地、政策等等这些不是他们所能解决得了的。

“一个也是养,两个也是养,最差也和广振一样吧?再赌一把。”生下广振的十年之后,广振妈妈又拿命赌了一把,在2007年她以超强的勇气生下了

一个女孩,所幸,这是一个聪明健康活泼的姑娘,能歌善舞。而大多数自闭症孩子的家长,一朝被蛇咬,十年怕井绳,永远打消了再要孩子的念头,一个自闭症孩子就拖垮一个家庭,再也不敢要第二个。

大龄自闭症孩子的养老,是最大的难题,这些家长们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是:“我老了死后,孩子谁来照顾?”

其实大多数自闭症孩子的前期遭遇都是相似的:发现孩子不正常,北上广四处求医,最后确诊,只是发展程度不一样,表现症状差异越来越大,有的喜欢捡垃圾,有的喜欢摔玻璃,有的喜欢高声喊叫,有的使劲捂耳朵。难以预料的各种突发状况,加上专业护理人员的缺乏,大龄自闭症儿童的奉养在全国范围都是一个难题。

而广振,因为脾气好,不吵不闹,生活能够自理,所以能在这个养老机构里安稳地呆下去。对广振来说,这个养老公寓是他能够安全居住的“蜗牛壳”。他是那些大龄自闭症孩子中,运气最好的一个。

能给每位老人送饭

两年前,义工队帮老年公寓整理了台阶,并在小院子里栽上了玉兰树,种起了葡萄,搭起了葡萄架,安上铁栅栏,给公寓围起一个小院子。

葡萄藤和成串的青葡萄,遮下一片阴凉,不知谁在铁栅栏上插了一个老虎骑单车的风车玩具,但只有一只车轮在风中旋转。

广振安静地坐在葡萄架下,看这群爷爷奶奶包粽子,只是不知道他是否听得懂他们的欢声笑语。爷爷奶奶们包粽子的丝线在广振眼前飞舞,越来越快。他的眼神是直的,盯着线,一动不动。时间像一堵巨大的墙,堵在他的面前,时间也像一张巨大的网,把他缠在里面。

中午,义工爸爸妈妈们煮的水饺出锅了。广振开始给每位老人送饭。他系好围裙,每端一碗饭,就习惯性地又在后面系一下围裙的绳子,重复再重复。

广振自己的饭量越来越大,面条吃两大碗半,水饺两大盘。吃完饭后,他大多时间沉静地坐着,沉静在一个谁也不知道的世界里。

他的时间仿佛凝固在这个养老公寓里,如果幸运,他也许会在这里陪着一茬茬老人终老。

正青春的广振,夹在一群耄耋老人之中,特别突兀显眼,他是最年轻的养老者。